

白洋淀太美它攫住了我的灵魂



叠加,是人物命运展开的催化剂。人物选定了“前传”主人公铃铛老人的儿子王永泰一家,王永泰的儿子王决心是一号人物,他是有原型的。他的原型就是王家寨的渔民,后来到雄安工地打工,被中铁建招收当了组长,还有一位农民在高铁站搞炼电焊,成为正式的央企工匠。两个渔民的故事合并了。另一个人物杨义成,他为什么姓杨?因为他小时候白洋淀发大水,抱着树木漂流到了雄县码头,被吹笙的杨三笙营救,过继给了雄安的杨家。

乔麦是小说女一号,在雄安没有原型,人物的胚胎在保定博野县,她是养鸭出身,婚变之后走出王家寨,在千年秀林与腰里硬的斗争,在萍河流转土地中与各种势力的较量,在粮站为农民卖粮的义举,靠个人魅力吸引来了科技专家,最后又将成果献给国家。这样的思想感情历程,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农人的诞生。有的专家说,正是作家用自己整个的心灵和爱,给予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以生命,以感染人的力量。

青年报:你的老家唐山丰南到雄安还有几百公里,风土人情还是不太一样的,但是你的作品中,白洋淀水乡生活气息浓郁,景色描写也十分传神,洋溢着诗情画意之美。你是怎么融于这片土地的,或者说你是怎么把握这片土地的气息的?

关仁山:白洋淀在雄安新区成立前,属于保定的三个县,雄县、安新县和容城县,确实距离我的故乡很远。但是,我过去经常去白洋淀搞文学活动。白洋淀是水和花的世界,也是我梦中的天堂。小学的时候,读了孙犁的文章以后,我就做梦了,梦乡里几乎被浩渺的烟波、如雪的芦荡、欢腾的鱼虾溢满,我乘坐一叶小舟顺风而行,船下浮水一线分开,犹如盛开的荷花,让

人浑身清爽。醒来后还沉浸在美妙的梦境中。我知道,自己孩提时代对白洋淀就心驰神往,与白洋淀便有了一个美丽的约定。后来去体验生活,我们坐在一条木船上,穿行于纵横交错的芦苇丛中,但见绿水碧波,清亮得能够照见人影;洁白的芦花,像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,白得夺人眼目,白得摄人心魄……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“水好,荷美,景更好,人更美”的赞誉,它的容颜攫住了我的灵魂。在王家寨和荷花大观园,听到的是鸟语,闻到的是花香,看到的是明净,感受到的是清凉,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。真正走近了,这里的美景和风土人情就自然流露笔端了。

青年报:你这些年创作一部部长篇力作,比如《日头》《麦河》《唐山大地震》《天高地厚》《金谷银山》等。你觉得《白洋淀上》有哪些超越和不同?我们可以看出,你对这片土地一直充满着热爱,你是如何保持这种创作激情和对生活的新鲜感的?

关仁山:我的中短篇小说,一直书写海湾和农村,后来很少写中短篇了,集中精力写长篇,比如你前面提到的几部。除了《唐山大地震》,几乎都是书写农村变革的,偏重塑造新的农民艺术形象。我在小说《天高地厚》后记中有一句话,“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,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。”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,永远做人民的学生。故事可以虚构,但是我们的感情不能虚构。所以要去亲身体验,注重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上的变化,关心他们悲苦,分享农民的幸福。在土地上反复耕耘,在创作中不断调整自己,就要在提高文学性,增强艺术感染力上下功夫,真实地记录、艺术表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。我爱农民和土地,这份爱转化成了作家的责任,有了这份责任便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。

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

人物

关仁山,唐山丰南人,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,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,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。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,著有长篇小说《白洋淀上》《日头》《麦河》《唐山大地震》《天高地厚》《金谷银山》等,中短篇小说《大雪无乡》《红旱船》《九月还乡》,长篇纪实文学《感天动地》《太行沃土》等,出版十卷本《关仁山文集》,达千余万字。

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,获中宣部第十一届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,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,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,及香港《亚洲周刊》华人小说比赛冠军等。长篇小说《麦河》入选2010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,《日头》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度小说排行榜。部分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韩、日等文字,多部作品分别被改编拍摄成《天高地厚》《御姐归来》等电视剧和话剧、舞台剧上映。

3 我爱农民和土地,这份爱化作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。

青年报:你以《感天动地——从唐山到汶川》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,唐山和汶川,两地相隔2000公里,地震发生时间相隔三十二年,你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去写,真实的意图是什么?

关仁山:《感天动地》本来不是写两地跨度的,是直接写汶川地震的报告文学,但是,我到了灾区见到救灾的唐山人,被他们的英勇义举感动,感受到一股燕赵侠风。我想出版社之所以约我去写这部书,因为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。不如把两场大地震以联系、对比的方式来写,就有了厚度,可以共同反思灾难,还能看出时代的变迁,从变迁折射出时代的进步。这样也许会产生不一样的艺术效果。

青年报:我看过改编的电视剧《唐山绝恋》,灾难是残酷无情的,而你写得特别感人,揭示了人性的温暖。我想问的是,温暖或者说爱,对于文学的意义是什么?

关仁山:这是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,记得是当年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热映,陕西一家影视公司通过著名作家杨争光找到我,希望将唐山大地震写成一部电视剧。我邀请唐山作家王家惠一起,开始做这个剧本。二稿剧本写好再修改,我就将其改成了长篇小说。

人间呼唤真情,大爱和温暖弥足珍贵,电影里的故事是从唐山采访来的,确实有点像《泰坦尼克号》的生死恋情。这种美好的爱情永远动人。如果说文学上的意义,还是人类在灾难面前,对人的灵魂和良知的勘探,表现人心灵的高贵。人把宝贵的希望留给别人,爱情在巨灾的考验下艰难地守住纯真,同时也揭示大自然的变化莫测和人类对命运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。

青年报:其实你的很多小说都

被改编成了影视剧,这些影视剧都特别火,你觉得这是小说本身功劳还是影视改编的功劳?你觉得小说的改编给你带来了什么?

关仁山:只有《唐山绝恋》是由剧本变成了小说。其余,都是小说或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。我参与编剧的电影《亲兄弟》是由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执政基石》改编的,正规的院线电影,获得过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《九月还乡》和《天高地厚》都是由同名小说改编,连续剧《家大业大》根据长篇小说《麦河》改编。

现在提倡文学“破圈”,影视改编成为一个潮流,我认为小说应该借助影视提高影响力,影视反过来带动图书销售,小说为影视提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,为影视的成功打下坚实基础。比如电视剧《人世间》《平凡的世界》和《繁花》的成功改编。娱乐至上的时代,小说面临生存困境。我的作品改编影视不少,但是爆款的不多,所以希望《白洋淀上》的电视剧改编取得突破。

青年报:说实话,我特别佩服你。鲁迅文学奖、全国骏马奖、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图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,现在仅仅剩下茅盾文学奖了。我记得,你的《天高地厚》《麦河》分别入围了第六届、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回过头来看看,对于评奖和获奖,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

关仁山:有一个说法,体育靠比赛,文学靠评奖。作家的作品如果获奖,说明是专家和读者的认可,是一种荣誉,得奖当然高兴。不得奖,也不要气馁,更不要失落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作家对待奖项要保持一颗平常心,同时更好地反思和矫正创作上的问题。我感觉创作是非常庄严的事业,面对火

热的现实生活,面对广大读者,没有丢掉普通劳动者的感觉,全身心地投入创作。我感觉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,如果还有好的体力,多读书,多到基层体验生活,永葆创作激情最为重要,现在正在创作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滹沱河上》和《活泉》,创作过程依然是激动的,快乐的。

青年报:现在的年轻人都沉迷于网络,乐于碎片化的轻松的阅读。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的人生有何影响?

关仁山:我们说阅读环境,也是文学的生存环境。我们现在实用性、消遣性的阅读太多,真正心灵的阅读比较少。人与世界,人与人,常常被置换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的图像时代接触。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、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。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,世界被最大程度地抽象和简化,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。我们谈科学发展的时候,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,但很少有人关注文化生态危机。在图像化、视频化的时代,对于作家来说,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,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哪里?对于青年人来说,应该培养深度阅读的兴趣。

青年报:你业余生活是怎样的?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?

关仁山:我的爱好是写书法和画画。写作写累了,就铺好宣纸写书法,画一些国画。书画与文学是同源的,这是我多年的业余爱好,然后是走路或跑步。

上海访谈